

新人新事丛刊



“管得宽”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新人新事丛刊

“管得寬”

本社編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“管 得 寬”

本 社 編

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)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13 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• • •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64}$ · 印张 $\frac{5}{8}$ · 字数 8,000

1964 年 10 月第 1 版 · 196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· 印数 00,001—85,000

統一书号: T 3168 · 12

定价: (四) 七分

內 容 說 明

随着社会主义集体經濟的成长，农村涌現出越来越多的“李双双”式的爱护集体利益的新人，他們处处維護集体利益，大胆地向損害集体利益的思想、行为作斗争。凡是对集体有利的事，他們这也管，那也管；凡是对集体不利的事，他們也是这也管，那也管。这本书就是介紹这样一些“管得寬”的人。

插图者：毓 继 明

目 录

“管得寬”馮 健、周 原 (1)

“二队长”李晋文

.....中共山西汾阳县委通訊組 (20)

贊“管得寬”张 潮 (31)

“管得寬”

馮健 周原

集体主义思想的激流，正在滌〔dī
敌〕蕩着公社化后的农村。

在河南省舞阳县湾馬村一家低矮的农舍里，滿头銀发的女社員楊仙变啦！这个給地主种了大半輩子地的老佃农，土地改革后才翻身。那时，她的思想天地象她門前的七分地块那样狹小。她丢了一个小倭瓜，就用谷草捆成一个“革人”，辟心窩釘在家門口的桐树上，一天三遍往上澆开水，一边澆，一边咒：“我要叫你身上疼，叫你不

能舒坦一天，看你还偷不偷俺的倭瓜？”結果連自己的小桐树也澆死了。

从那时起，到今天她帮助丈夫为公社飼养牲口娃儿，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。这中間，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钟声敲过了，加入人民公社的鑼鼓声响过了。楊仙的那块七分地并入了生产队連片的大田，她的思想天地也漸漸开闊了。她帮助丈夫喂小牛、小驴，象撫养人娃一样亲。夜半更深，她常常側耳諦〔dī 帝〕听着牛娃吃草的声音。风雪寒夜，怕牛她冻着了，总要起来生把火。有一夜，她的新裹腿带掉进火里烧成了灰，她沒有再咒人罵人，只是淡然一笑。她左腕长疮，不能下地劳动，每天夜門前屋后，攢〔niǎn 碾〕

猪赶羊，替生产队和别的社员照看庄稼和果树。

她是湾马村农民的一个缩影。几年前，小农经济还是一片汪洋大海，湾马村里象杨仙这样的农民，站在小块土地上，谨守着自己的一草一木，谁要是来过问，她就讽刺说：

“就你管得宽！”

今天，象杨仙这样的公社社员，站在公社的田野上，用主人翁的姿态，守护着集体所有的一草一木。他们自豪地说：

“我就要管得宽！”

“管得宽”，河南农村这句古老语言的寓意，变啦！

• • •

楊仙在变，灣馬村在变。这种激变，是随着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，在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、新同旧、先进同落后的冲突斗争中展开的。

七十二岁的下中农馬青云，他的眼睛还没花。他在田间、村头和果林里劳动，处处护卫着公社的财产。这片果林是他当年为地主嫁接的。青年社员馬国华不懂得树木成长里包含着多少旧时的艰辛，他上树去扳柴，树枝喀嚓一声折断了，馬青云多心疼啊！他忍不住说：“国华，下来，不准毁公家的树！”

“这跟你不相干。”

“有我的一份，我就要管。”



“就你管得寬！”

“我就是管得寬。”

馬青雲，這個被地主管了几十年的老人，現在要管生產隊的事，而且管的真，管的嚴。老漢常挽起袖子，到處說：“我就要管得寬。”但是，有些人听他，有些人抗他。这天，馬國華从树上溜下来，兩人你指着我，我指着你，激烈地爭吵起来。馬青雲一把抓住馬國華的柴筐子，要去找黨支部副書記馬志忠評理，恰巧，馬志忠走到这里，听到兩人的爭吵。馬志忠批評了國華几句，國華悄悄地走开了。

但是，這樣的爭吵在灣馬村並沒有完。……

馬貴賢拔了隊里一棵柿樹苗，貧

农馬二欣干涉了他，他回奉道：“就你管得寬！”

馬天义翻犁收获后的紅薯地，按規定犁紅薯地須由生产队派人跟在犁后去拾沒有收淨的紅薯；但馬天义沒叫人跟他去拾，把紅薯拋撒在地里。七十二岁的貧农馬文看到了，上去就抓住籠头，不准他犁。馬天义把牛鞭一撂，說：“就你管得寬”。

谷地里草鋤得不淨，紅薯地里缺苗，地沒有犁到边，猪羊践踏了庄稼，馬大江、馬二欣、馬三畏去管，回奉他們的也是：“就你管得寬！”

灣馬村四处冒烟了。边样的事，一桩桩、一件件，扣打着馬志忠的心。他在深思：为啥說“就你管得寬”的，都

是些私心重的人？为啥說“我就是管得寬”的，偏偏是一群热爱集体的貧雇农和下中农？

“我就是要管得寬！”，这是許許多多貧农、下中农社員的声音，是集体主义思想在呼喊。这声浪擋不住，压不住，它越来越高，猛烈地冲击着小农自私狹隘的思想堤防。

党支部决定发动全村社員們来討論。

生产队的公房里，一盞汽油灯当中吊起。它嘶嘶地响着，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。

馬志忠开門見山，向二百三十多个社員提出两个問題，让大家討論：

“生产队的事，靠大家管。是管得

寬好？还是管得窄好，不管好？”

“管，对誰有利？不管，对誰有害？”

会場上一窩蜂似的嗡嗡着。一个社員說：“猪娃子拱菜园，老綿羊禍害庄稼，要是沒人管，受亏、損失，大家都有一份儿。”一个女社員說：“咱生产队好比一家人。妯娌們一心攢体己，吃里扒外，一家咋能过好？”一个青年社員說：“老年人，經得多，他們过的桥比俺走的路还多哩，要是沒有老人們管，俺年輕人，有劲使不上。”

这时，馬国华驀〔mò 莫〕地站了起来。他提起扳生产队的树枝当柴烧，跟馬青云頂嘴的事。他訥訥〔nè〕地說：“我不該占公家的便宜，青云那次管得对。是我錯了。”社員們又七嘴八

舌議論起来：“人家管得寬，是为大家，不是为自己。”“大家对生产队有好处的事，就得有人管。”“誰占了公家的便宜，不服管，誰得向大家檢討。”……

下弦月悄悄地从东天升起了。馬志忠站起来說：“管得寬就是好，有了管得寬，咱生产队就有了耳目和胳膊。以后不論是誰，只要作了不利于集体的事，都要服管，我头一个表示服管。”馬志忠提議：选出几个热爱集体、大公无私、精通农活的人，給他个名义，就叫“管得寬”。

会場上象一鍋水滾了。社員們想起了馬文。他当过长工，犁耙收打，是全耙式，年年給生产队估产，亩产从沒有錯過五斤。又想起馬青云。他在自

留地里为生产队精选了一升质地純淨的谷种——“流沙白”，統統交給队上，自己連一粒也沒有留。还有馬二欣，每年麦收秋收时期，他天天端着飯碗給生产队看場，从来沒計較过工分报酬……

社員們举手选出了馬文、馬青云、馬大江、馬二欣、馬三畏、馬常福、馬元青和馬娃八个人，当全村的“管得寬”。这八个人，有四个貧农，三个下中农，一个中农。灣馬人把榮譽和信賴交給了这八个人。他們决心甩掉多少年来同小块土地联系在一块的自私、狹隘的思想，宣告向集体主义思想看齐。

从此“就你管得寬”这句諷刺人的話，在灣馬村漸漸消失了。

* * *

这八个“管得宽”，年长的七十二岁，年少的五十六岁，一个个不蓄胡须，不服老。有几个还扛动一百几十斤重的麦布袋。这些被社员们举手加封的“管得宽”，既不是党支书，也不是队干部，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社员。平日在场上、地里、果园、村头，遇见地犁得不好、锄得马虎、收割打场不干净的，偷摘桃杏、践踏禾苗的，凡是集体的财产，公社的家当，只要有人损害，不管三举人，四进士，祖爷爷，祖奶奶，都是铁面无私，又说又管。社员们说，“管得宽”们手里有一把黑虎铜锤，“上打天子下打臣。”

一九六二年夏天，正当高粱棵格